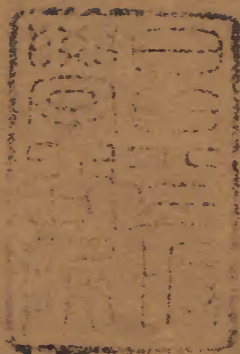


琅邪代辭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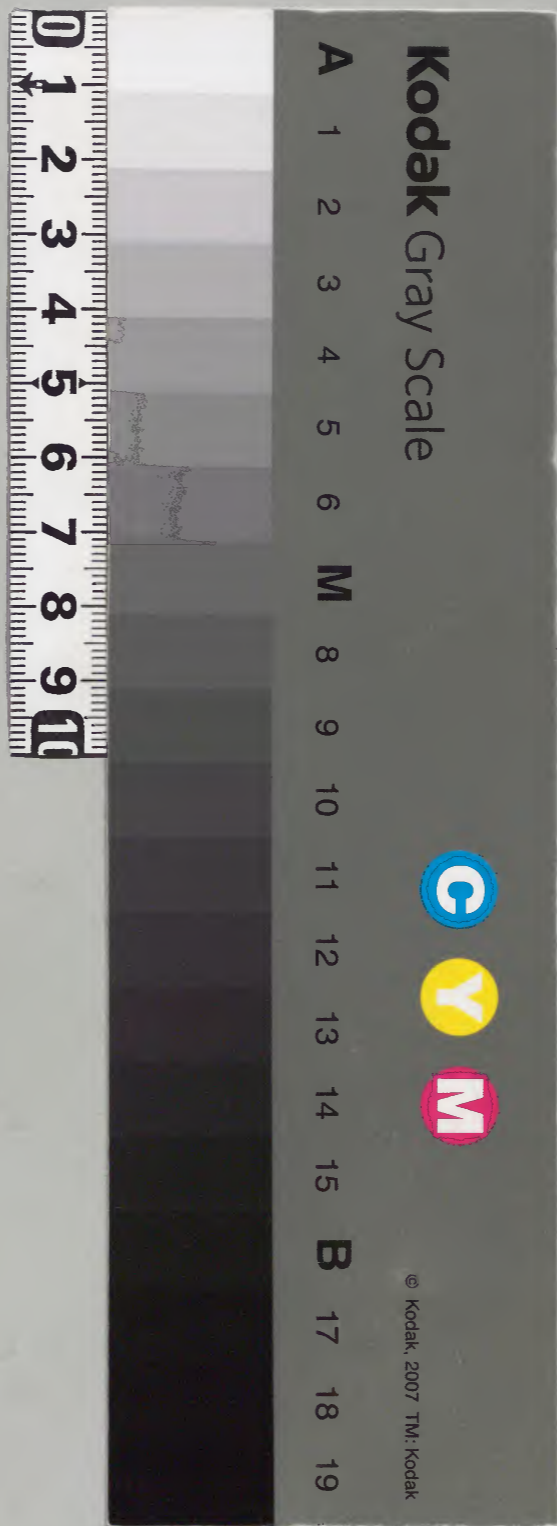
十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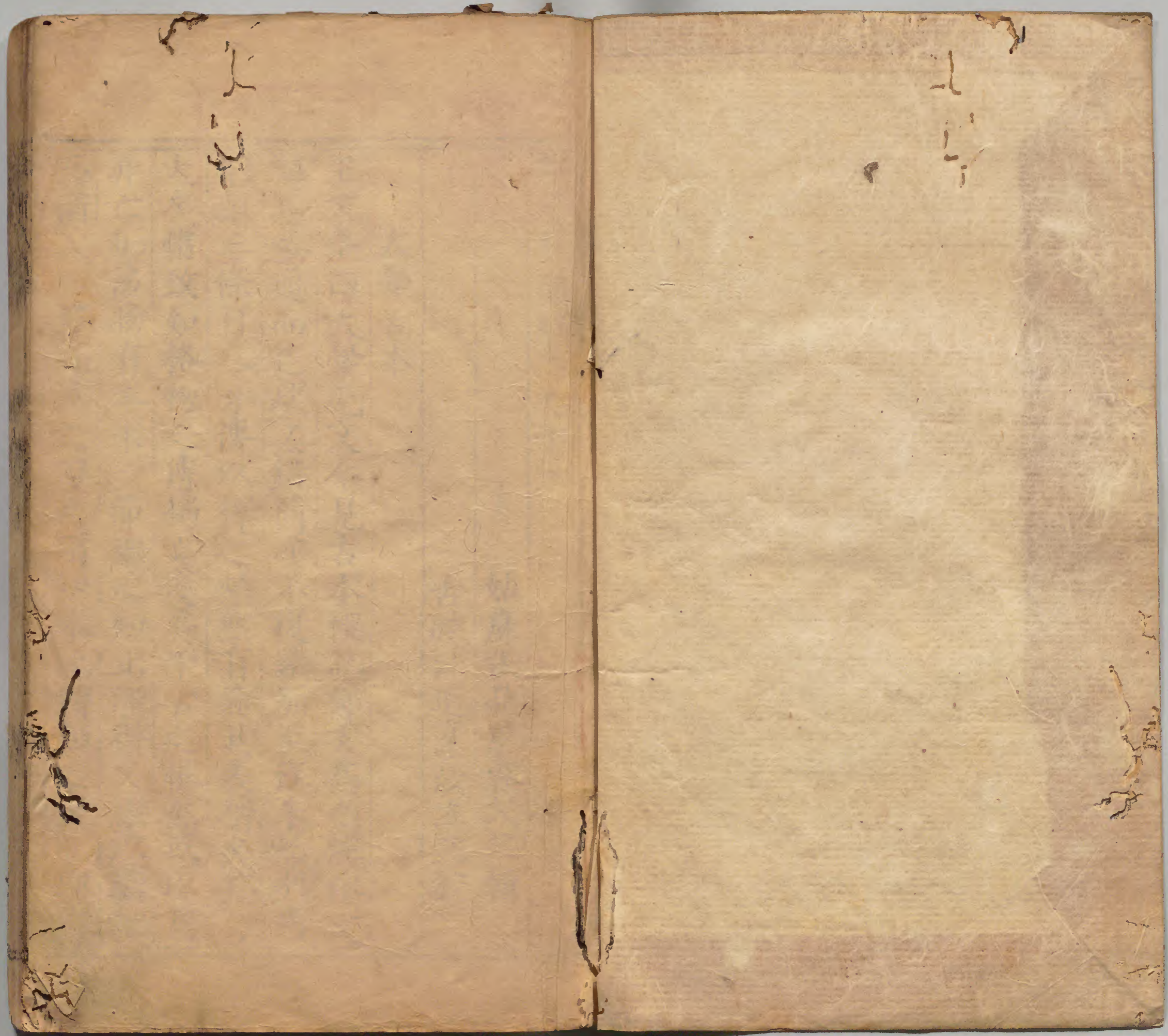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八	七	六
二	一	九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八	七
函	二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76	
冊數	20 (7)		
函號	303	65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大學古本

王本恪曰大學元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為之注依文

釋義略通而已缺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為

條目八分傳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

大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遂為千古之恨然或以為

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

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釋

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終始而造能
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為貴與程子之義
亦不相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為釋本末則
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為且本末既釋始終
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一依鄭
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方策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義謂方牘簡策周禮內史凡命
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
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
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注
云贊為之為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板書而出之杜子
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儀禮聘禮束帛加書將命百名
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外
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
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懷刑

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
刑字亦難以法字為斷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
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尚有典刑及百辟其

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已數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佔

舉錯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上則民不服錯猶置也此孫繼和之說也若諸家解何用二諸字

弗如

包氏云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所以慰子貢也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註亦引此為證

三思

人稱文子三思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蓋曰再且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若然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夫子嘗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按古註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

非變而忽見於齊庭詫齊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孝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

吾其為東周乎

胡道先生曰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忍為也伊川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吾其為東周乎吾不為東周也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託始於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刪詩於王風首錄黍離曰悠悠

昊天此何如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削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故弗狃佛肸之召孔子皆欲徃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轍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廢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佞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謂興周道於東方非乎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若曰吾其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或曰不狃佛佞皆以叛書何也曰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

况知宗國乎。由求在四科之列而為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為功反以張公室為罪其書不狃佛胥之叛又何怪乎。

謙詞

洪景盧曰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疑唯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古之對友亦如此。可以為證。

束修

自行束修以上束修非謂脯贄也。蓋言束帶修飾之禮。漢廷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王公束修勵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耶。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為束脩者。檀弓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吳曾漫錄曰後漢馬援杜詩廷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修飾之意。王林曰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為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二說皆通。唐典國子

生初入置束帛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筐一匹脯一案五脰學生皆服青衿野客叢書

死生

季路之問夫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人鬼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如此他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也

太宰行人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

曰是夫也多言案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

區別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丹鉛錄

子糾小白

朱子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仇矣然左傳子糾實兄小白實弟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朱子之言豈未詳考乎要

管子代辭
之夫子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說還只是取其功焦苑
侯曰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
因據此以糾為小白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特避就
以為之諱耳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
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
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
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
國以全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于齊國猶鼎之
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火佐糾也

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
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
此二公子也于是鮑叔傳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
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
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
此文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按
史記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
弟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觀
兩次字兄弟之序可見

鮑叔

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
匏瓜也哉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係于天而
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同義

六尺

學林云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證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
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為命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
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按此則鄭
之為命非馮簡子不能斷而草創者子羽討論者裨諶
略與論語不同故特錄之

帛肉

孟子註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

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余謂非帛不爰非肉不飽者言到此年紀必不可無帛穿必不可無肉食非若未五十者便無帛也不至凍未七十者便無肉也不至餓若如註說則七十古稀世人有終身不食肉者蓋多矣

釁鍾

釁鍾許氏說文釁血祭也漢高祖紀釁鼓應劭曰殺牲以血塗釁呼為釁師古曰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釁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豈取釁鑄為義然則釁乃殺牲以祭之名朱子註蓋本應氏說當從說文為是

五羊食牛

萬章問百里奚五羊之皮食牛以干秦穆公孟子亦既據理辨之矣今讀史記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郢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又百里奚薦蹇叔於繆公曰周王子顏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顏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據此則五羖羊皮乃秦設計以贖奚非奚自鬻也食牛干用乃初年干子顏非干繆公也其言庶幾近之

見禮知政

獻子庸曰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可違忒非其虛靈洞澈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獨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甚勝

追蠡

焦弱侯曰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音未辨其為何樂而豐氏獨以鍾解之今考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彫琢之義而字書以為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筭衡筭皆玉飾注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注謂追猶堆也以其形言之又

加手為堆而追提同義揚子所謂提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鍾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鍾縣謂之旋旋虫謂之幹又因蠡虫遂附會以為鍾紐即周禮之旋虫穿鑿甚矣細詳其義當為追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螺即海中大螺公輸舛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為其不疾癘蠡是也一蘆啓切音禮說文虫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蘆啓切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提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

鬻之形蓋追者捷也。蠹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遠近之故。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隨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王褒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無怪乎今之誤也。

亢龍

賈誼新書曰。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曰有悔。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觀誼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為潛龍也。故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蓋止使人無為。謂之勿。所謂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為也。埤雅。

屯蒙

容齋隨筆曰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此等議論甚好

利用刑人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三原王氏曰利用刑人刑即書所謂朴作教刑學記稱夏楚二物是也責之以警其怠惰使之從教程傳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昏蒙之桎梏也若痛懲有甚于擊蒙似拷訊罪者非發蒙之道也

天與水違行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先儒謂天在上水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者天西旋水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訟也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

水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機
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簪

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
子美云盍簪喧樞馬列炬散林鷗以簪為冠簪之簪古
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弼言為是荷覺察云○
偶讀古今事始女媧之女以荆釵及竹為簪不知何據
觀此則簪之名古自有矣

龜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

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穢坐
廢者曰簠簋不飾也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
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乃引周禮
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
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
其訟周興來後臣之所不為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
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囹圄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
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

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管仲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丹

好爵爾靡

焦弱侯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摩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靡靡牛纏也取係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為長以韻讀之又叶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蜚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訛為肥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偏懷飛遯皆可證

巳日乃孚

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巳日

乃孚已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
為戊已之已洪适曰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曰或讀作
已音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已音日亦有義乃言
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已然後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
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之
而陰於是為午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
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豹變

君子豹變言變而為豹也揚子曰狸變則豹所謂豹變
大人虎變言變而為虎也揚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

雅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人君能養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
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
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按此即養賢以及
萬民之說甚明白

歸妹以須

本義曰須女之賤者未竟其說嘗考之天官書須女四星
星陸氏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此取象之意也漢上
之說亦然

易

卷之十一

五

渙其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立匪夷所思此文謂居陰得中
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蓋言立聚也能散其小羣
使不至于滋蔓固為元吉能散其所聚之大者使不至
於作亂唯大智者能之則非常人思慮所及也如舊說
是聚有立非渙有立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
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
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

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
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洛書

佛典中論洛書帶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
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
居其室一句按古書多叶韻膝與七一韻為似又履一
履即足之義不應又用足字

知來者逆

臨川王氏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
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

謂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揚升菴曰：此說出于安公石
易牖

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也；烜之以日月，月未嘗烜也。揚
用修曰：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
如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
可言造也。如此類皆是。

馬為曳

其於馬也為曳。郭氏雍曰：馬字誤，當作其于輿也。為曳
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無曳也。

晉晝明夷

晉晝明夷，誅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
為昧，得反對之義。關子明曰：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明夷
亦昧也。昧不明，蓋傷之也。孫氏奕本此。

大壯則止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曰止，非其
象矣。止，蓋上字之誤。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陽退
諸家之說紛紛多牽會無取也。

宣髮

考工記：東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爍頭髮皓落曰宣。易巽
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

宣黑白雜為宣宣髮二字甚奇

一發

一發五犯注謂猶言中必疊雙也。猗覺索雜言曰世以射一矢為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豈能一箭而得五豕哉。退之作薛助教志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也。按十二箭為一發不知何出。然謂十二箭而得五豕亦不足以見獸之多。愚謂一發者猶連中之意固不可謂一箭亦不必謂十二箭也。○杜詩一箭正墮雙飛翼。隋長孫晟射雕一發雙貫雙貫已奇况五貫乎。故一字不可泥讀。

騶虞

焦弱侯曰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為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為獸。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侶戾於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矧。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

阪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
罍兕觥者，奠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
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
山之意耳。內苑
醍醐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
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
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
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夏屋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居
屋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王飾俎也。
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由房俎也。
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
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為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於
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固執
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
燿為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小雅交交

桑扈有鶯其頌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之頌如鶯之
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
熠燿即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春秋無達例可與
知者道耳用脩

鬲發

豳風一之日鬲發二之日凜冽注鬲發風寒也凜冽氣
寒也今按鬲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為冰月令
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凜冽字從水其意易見鬲發之
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鬲羌人吹角也其聲悲
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王所謂

土囊發也文詩卷籟驚幽律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
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用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
鬲栗與詩意合鬲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
焉林蕭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
風掩卷而坐猶覺累累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鬲
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
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
謂六經為時文之祖信哉用修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韉韉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華蒂

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
故得萼萼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
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樓名
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用此義

焦竑曰鄂不萼萼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
房為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即今言花蒂也湖州有餘
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茗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
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為飛上翔
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
聲誤也古不字讀作岳音或俯音並無作逋骨切以今

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虞摯畿報經作柎言
此山孤秀似華跗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
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彩翠如夫容亦可證也

鳥聲

詩綿蠻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綿蠻文貌又睨睨黃鳥
王靈山云睨睨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目視之知其為色
也今註皆以為鳥聲似不及古注之為得升

辨章

崔駰曰毛詩采芣平平左右毛氏傳曰平平辨治也正
議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讀詩記

引荀子云分不亂於上 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云
平平左右今攷書傳不見辨章事史記作便章徐廣云
下云便程則訓平為便也駟案尚書並作平字索隱云
古文尚書作平字此文蓋讀平為浦庚切平既訓辨遂
為辨章鄒誕生本亦同漢以伏生書為今文安國書為
古文堯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辨章者今文也特未知
詩疏所援書傳為誰作耳昌黎袁氏先廟碑亦曰贊辨
章○按考書疏中無辨章字不知伏生今文今何在

柳谷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虞翻云鄭玄所
著尚書古篆柳字反以為昧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
卯柳同字而以為昧王伯厚曰裴松之謂翻言為然余
考宋文帝受命頌有南通舜梧北平堯柳之句蓋本此
南為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
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而訓為化似于紆回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虫也螺贏蒲蘆也
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虫螺贏亦
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為似續之計也彼小

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為似
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
螺羸取桑虫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楊雄亦有類我類
我父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羸之巢毀而視之乃
自有螺如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
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如日益長為螺羸之
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
寄如於蜘蛛腹脇之間其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
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如於蠶之身
久之其如為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
其窠每穴各綴一如如粟不知用何物

有比

詩曰取彼潛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比有比不
受投畀有昊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比以載
為德則宜無所不受今日豺虎不食有比不受且付昊
天制其罪則惡之至也地於四方止言有比者有比朔
地也寬大之至天於四時止言有昊者有昊遠天也辯
察之至

雅

申甫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王輔佐之

賢註乃以甫為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刑法志周道
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非刑去宣王時遠矣觀蒸
民一篇專美山甫功德則高高所美為山甫不疑按張
子賢此語蓋據鄭康成註禮記之說然正義毛傳俱不
然王伯厚之辨甚明白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
周語云樊仲山甫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
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稱甫矣不知子賢何
以為對又考仲山甫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
來於樊見權伯輿集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
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
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
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
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
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
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
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糲糲謂之精

糲加於精疏斯糲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悅引長而不能自己也

玄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媵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

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與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

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
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
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
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
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
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
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汝濱

汝濱序曰文王化行也君子從彼於外其妻為樵薪之
事遵汝水之濱未見君子怒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
草句云朝饑最難忍易林云餒如旦饑觀二說其義明
矣毛詩作調鄭氏求其說不得乃曰調音稠又改字作
朝調饑也稠饑也朝饑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饑之
為長也

將仲子

將仲子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詩也玩其詞亦有可疑其
首章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二章
曰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此與召
南無感我悅詩一意且人情能知畏憚其父母諸兄之
言亦庶幾我鄭氏之說或未敢信與小序亦不合

羔裘

羔裘刺時也。晉昭公有曲沃之偏，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保障之謀，故國人憂之，而作是詩，意謂在位不能備禦，曲沃但華衣服而美詞語，爾居居究究，集傳以為未詳。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蓋言在位者不肯恤民謀國爾。

東山

東山言周公東征之歸也。其二章云：熠燿宵行。毛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古今注及埤雅、爾雅、異皆因之。陳思王論螢火夜飛，夜飛非宵行耶？集傳曰：亦宵行，虫名，或別有解也。

星有好風

邢昺舉曰：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註：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也。而孫子火攻之法，乃曰：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四宿者風起之日也。箕之外，又有壁翼軫，三星好風。

鼉鼓

鼉鼓陸機曰：鼉似蜥蜴，皮堅厚，可以冒鼓。韻會云：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鼉鳴為鼉鼓，其數應更故。吳越謂之鼉更，未見有以皮冒鼓者。樂書曰：詩人託之其鳴。

應更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如簫音似鳳故謂之鳳簫
即此類

下武惟周

下武美武王也集傳曰下義未詳周氏曰凡物扶植之
則上偃仆之則下下武者即書所謂偃武也言周雖以
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偃其武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放
之桃林之野車甲鉞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惟周

大麓

揚用修曰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

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
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
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
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
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
闢法哉○愚按麓作錄既可疑且前百揆四門字俱實
而大錄字獨虛又與納于二字意不順還當作治水說
時叙穆穆皆以效言則弗迷字當從風雨說

四岳

四岳孔平仲謂為一人集傳因之揚用修曰漢書三公

一人為三老次鄉一人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乎劉珥江泰之曰五宮中即未聞五箇四門博士豈不四人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止一人蓋信平仲之言矣章俊卿曰二典咨四岳皆以僉一為對豈可指四岳為一人哉愚按四岳之官在唐虞時如羲和之類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以掌授時四岳以掌四方其在于周即周公居東召公居西之類未可以三老五更為比且舜之咨四岳曰有能四岳之舉舜曰師錫皆非一人之辭所以謂為一人者祇為求合二十二人之數耳或謂稷契皋陶皆申命

故不復勅戒之亦似牽合思直謂二十二人之字未必無誤留以俟明者

象刑

容齋續筆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宮者扉扉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楊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為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

朝之制。滅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徙者。湮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額常溢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耻也。羅隱諷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

宥過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前人解作過。雖大亦宥之。故雖小亦刑之。然於理未安。如馳馬而蹴斃小兒。此過之大者。亦可宥乎。若命人守果實。拈取小果食之。此故之小者也。亦將刑乎。當作宥過。無宥其大。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儆畏不敢懈怠也。刑故則無刑其小。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不為苛細也。

怠棄三正

怠棄三正。說者以為子丑寅三正也。當夏之時。不知王朝三正。並頒於諸侯耶。抑止頒夏正也。而柰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而已。稽疑曰。傳以天地人為三正。此說簡明。切當。視前說似優。愚按孔氏傳以天地人之正道為

三正

予若觀火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或以我視汝情明若觀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今乃坐視其延熨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刑以驅之乃今聽其所為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說築傳巖

傳以築為居孔傳云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之徒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以為據築為一石之說恐未安也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此史臣追叙其事不應逆書廟號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嘗考祖庚彤祭高宗之廟而祖已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辭上曰淺直亦告少主之語耳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者謂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傳說而曰惟悅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乃史氏立言之法

詔王子出廸

按論語言微子去之是不仕于王朝而遜去耳左傳言

銜壁與觀史記言牽羊抱茅必無是事以商王同父之
兄而自歸於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先亡其宗國矣微子
必不為也武王既平殷之後擇取親賢而立之耳其命
曰建爾上公尹茲東夏往敷乃訓詳其詞意豈成王克
武庚後而始封哉

師渡孟津

書經稽疑云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四百里許五日而至左右曰何其速也武
王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我告以甲子恐失期而膠鬲死
於是亟行軍吏又曰請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

此傳雖不見經而以此解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
苛不乘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也

無偏無陂

陂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周易泰
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為無
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
字也

越若來三月

朱子語錄載劉諫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三
月也又漢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既死魄雖亦

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為有證而不當復釋為逆邈來也

小子同未在此

小子周公自謂也周公東征時召公專任國事今周公雖歸而在位然謂召公今日任事當同我昔日未在此之時未可言去也况上文經曰在今乎小子且則此小子又豈可指成王也

誕受姜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諸傳或以為出姜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為姜里透地而文王順

處之或以為天所眷祐或以為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按韻書姜善也若順也誕受姜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重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天降喪于殷厥既墜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毫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於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訖富惟貨之戒必非為歛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則赦其罪而罰之金乃哀矜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

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示戒勸于報
應之間咨嗟懇惻諄復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
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為譏詆惜哉愚按記
八十九十曰耄耄雖昏亂之意然實以年歲言也荒度
二字定當如禹謨內荒度二字同看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適言而義遠李
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為所樂曰王敬作
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
不通此深得經旨

典祀無豐于昵

注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于禰廟乎愚意此
說未精蓋雉雉之異未必專為祭祀感召天特因是日
以儆戒殷王耳故祖已以天命告之而未復云罔非天
胤言人君皆天之胤嗣天豈有厚薄于其間哉典祀而
豐於昵以祈年請福無是理也猶所謂獲罪于天無所
禱也之意昵近也天道遠人道邇故以昵言之若以禰
廟為昵而謂王厚于其禰薄于其祖意味淺矣

前徒倒戈

注謂商人自相屠戮愚意不然商師皆其同類豈有自

相殺之理。若前徒與後徒相殺，則是前徒不敢敵武王，而後徒猶敢敵武王也。按倒乃倒轉之義，不言反而言倒，則其非自相殺明矣。所謂攻于後者，非攻伐之攻，紂師如林，後無空路，前師反奔排擠而北，有似于攻也。血流標杵，一時蒼茫蹂踐之餘，不能不傷人耳。杵，楯也。或曰櫓也。

羔

張子賢曰：周禮卿執羔，注取其羣而不失類。介甫云：羣而不黨，致恭以有禮。春秋繁露云：羔飲於其母，必跪而乳，類有禮者。介甫前說本於注，而小不同，不失其類。與不黨則有間矣。後說全用繁露。○余攷陳氏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且潔素也。竊謂羣不失類，凡物小時皆然，豈必羔也。不黨似亦無謂。還取有禮潔素為是。予上有禮處已能潔。

靡草

月令靡草死。呂氏春秋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注：昔，終也。三葉，齊荏。葶，靡草也。見三葉死，則大麥可獲矣。月令本出自呂氏，即以其書解之為宜。董仲舒云：葶，靡草也。仲夏欵，冬華于嚴霜。

苦菜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為何物也考神農本草一名茶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董茶如飴爾雅云茶苦菜是也王冰素問注引用月令苦菜作吳葵意吳葵或即茶耶

燒灰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鄭氏注為傷火氣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張湜曰若謂傷火氣故仲夏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可一笑耳季秋乃有艸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復讀呂氏春秋紀仲夏

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注艸木未成不欲天物季秋云艸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作炭詳二注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為炭無疑已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時畧不致審遽任意為解

雲谷雜記

姑息

楊用修曰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月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孚尹

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

竹本象

焦弱侯曰笏大夫以魚須文竹謂以竹為笏而刻畫為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為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為又殺矣此象字與諸侯以象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仰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奠雁

焦弱侯曰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之服不以為僭大夫相見執雁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鳧奚執大夫之雁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恐非人情

見於母母拜之

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為脯自廟中來，故拜受。然冠不于廟脯何從來也。呂氏以為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體以伸斯須之敬，似勝。愚謂見於母拜母也。母拜之母答拜也。見於兄拜兄也。兄拜之，兄答拜也。蓋母無拜子之禮，兄無拜弟之禮，惟此成人而與為禮，乃答其拜。故曰母拜之，兄拜之也。故曰與為禮，猶云子以禮見母，而母與之為禮，不直受之也。兄亦然，弟則因兄而及之耳。

羸股肱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子博士玄該云擗當作擗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顏氏家訓

魚乙

俞玉吾曰：內則云狼去腸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注皆為不利人也。乙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鯨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蒙刺，食之鯨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鄭玄謂乙為魚骨，爾雅則以為魚腸，皆以其如篆書乙字之狀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魚骨

也○按魚腸何害於人而去之其為骨信是但因狼腸而疑魚乙之非腸則古人作文之法又似不可泥

姆教

內則姆教婉婉聽從陳註婉謂言語婉謂容貌俱順柔貌坤雅云婉妻道也婉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左傳云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尚耳

祭義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陳註耳主聽欲神聽之也按牛不能以耳聽而以鼻聽且以牛之聽求神之聽似無意義坤雅曰詩云爾牛來斯其耳濕濕言潤深也

蓋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濕潤而深故古之視牛者以耳

矢魚

矢魚于棠註矢觀也洪容齋曰竊謂射也周禮所謂矢其魚鱉而食之是也推而土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訓直者未當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詞故可以云直如書之矢謨詩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為之故可以言射臯陶矢謨即董仲舒之射策○朱子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王應麟曰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射魚則尤氏陳魚之說非矣

風馬牛

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按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及楚是以云

爾雅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二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書契

書契以代結繩肇自黃帝之臣蒼頡更數千年而周之
臣籀損益之名為大篆更數百年而秦臣李斯復損益
之名為小篆秦又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逮今
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古文而略變其體然觀漢
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
聲而無字者甚多也宇文周時有龜茲國人來并傳其

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國有曰娑陀力有曰鷄識有曰沙
識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膽有曰俟利蓬其
別有七於樂為宮商角徵羽變徵之七調於字為喉牙
舌齒半唇之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多由於音中國
之人亦有所未知也元氏有天下裔夷之言與中國異
尤非中國字之所該世祖時巴思八得佛氏遺教制蒙
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辰齒舌牙喉七音之母字
甚簡約而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一無所遺蓋自有
書契以來大率以形為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而象
古字一皆以聲為主人以口傳而耳聽者也論者謂元

盛時此字為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者與蒼頡史籀

斯邈凡四矣其亦可異也哉餘冬序錄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註今西方胡
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
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
書下行按蒼頡中國之字祖也乃以為少此西方夸誕
之辭深不足信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
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
乃今之真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

宋靈隱寺僧莫菴道育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必
盡然亦可見歷代書法之變玉筋篆李斯作李陽冰善
比體至今用之奇字甄豐定大篆史籀變古文為此體
小篆胡毋敬作上方大篆程邈飾李斯之法墳書周媒
氏配合男女書證穗書神麗因上黨生嘉禾作倒薤篆
仙人務光見薤偃風作柳葉篆衛瓘作芝英篆陳遵因
芝生漢殿作轉宿篆司星子韋作垂露篆曹喜作垂雲
轉篆黃帝因漢雲見作碧落篆唐韓王元嘉子李撰作
龍瓜篆義之見飛雲龍瓜作鳥跡書蒼頡觀鳥跡始製
文字雕蟲篆魯秋胡妻春居翫蠶作科斗書源出古文

云嶺頭製鳥篆史佚因亦雀用鳥二祥作鵠頭書

家尺一之簡如鷓首麟書弟子為素王紀瑞作鸞書少皞
以鳥紀官作龜書堯因軒轅時龜負圖作龍書太皞獲
景龍之珣作剪刀篆韋誕作纓絡篆劉德昇夜觀星宿
作懸鉞篆曹喜作飛白書蔡邕見人以聖帝画字作爰
篆伯氏所職故制此金錯書韋誕作古錢名也刻符篆
秦壞古文定八體此其一鍾鼎篆三代以此體刻銘鍾
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史為古文古文者科斗
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為大篆是為籀文秦焚詩書

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為小篆是名王著獄吏程邈初
作新書法務徑促是名隸書後漢王次仲初作八分是
為楷法之變行草生焉張伯英王右軍之徒善之此古
今通行之書體也篆法又有繆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
符印取綢繆糾纏之象有倒壑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
居清冷之陂植壑而食清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為此書
以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佚作象赤雀丹鳥之祥以書
旂幡取飛翔之狀有懸鉞者漢曹喜所作象鉞鋒纖抽
之勢以書五經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有垂露者亦喜
所初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飛白者生於

隸法漢靈帝初建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墜成字心有
悅焉歸而作之以題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
晉黃門郎衛巨山所作也又云蕪善蟲書或云蟲即蟲
鳥之書予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別
有蟲象如孫臏斬龐涓於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
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珊瑚詩話

宣和書譜曰為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特
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其典
刑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
稱稍異今之正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乃古所謂

八分至唐又於隸書中別為八分以別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

隸書古今皆云程邈變篆為之水經注王次仲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字簡便於事三召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則變隸不自程邈始自次仲始也隸始於秦然水經載臨緇人發古塚得銅棺為隸字言齊太公世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隸父知隸非始於秦也符覺按次仲或云始皇時人或云東漢時人

摹臨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鉤曰影書者如今之嚮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字原云包犧氏獲景龍作龍書炎帝因嘉禾作穗書蒼頡變古文作鳥跡篆少昊作鸞鳳書高陽作科斗書

江南李圭及二徐傳二王撥鎚筆法中朝士人吳遵路待詔尹希古悉得之吳充以為秘所傳二人與范宗傑而已其法五字擻厭抵鈎揭吳又云更有二字曰蹲送

者躡鋒迎送之謂耳若作一字必從之中起之吳笑曰然

六書

六書之學說文備矣至鄭樵周伯琦趙樞其義益密而樞尤精別以形聲事意母生子子生孫後雖有作無以加矣顧尚有一二可疑者倉頡制字有形可象必象其形無形可象則會意無意可會則諧聲無聲可諧於是乎有轉注假借二者皆不得已也亦必其瑣屑者若夫乾天也伏羲畫卦已有其象說文乾上出也從乙物之達也故曰乾健也乃云借乾燥字為之自夏商則有易故曰易

變易也日月為易豈得借蜥易字為之日出木上為東則日入地下為西豈借鳥棲之棲為之人向南背北北以背為意則南宜以向為意或從丙為意豈以半為之此其不能無惑者也震澤長語

周伯琦云古人因物制字如之本芝草乎本吁氣焉本鳶也後人借為助語助語之用既多反為所奪又制字以別之乃有芝字吁字鳶字

苛小草也今但知為苛刻之苛藐紫草也今但知為藐然之藐蓋染草也今但知為忠蓋之蓋楊用修

能本獸名為本猴名乙本鷺名朋本鳳字匹本鷺也字

書謂俵為虎傷蓋人或不幸而罹於虎口其神魂為虎所役為之前導今人凡斃於虎者其衣服中履皆別置於地此俵之所為也俵可謂鬼之愚者或曰虎捕人已死能步繞祝禱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後食禡字從衣從虎者以此聽雨記談

鄭樵曰十辰十二日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蠱尾戊本武巳本凡庚鬲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草木實也子人之子也丑手械也寅臙也卯門也辰未詳巳蛇屬也午未詳未木之滋也申持簡也酉鹵也戌與戚同意亥豕屬也惟亥已有義餘並假借予謂禮記

魚去乙謂魚骨似乙字非乙為魚骨魚尾似丙字非丙為魚尾蠱尾似丁字非丁為蠱尾卯從二戶開闢之形為日出物生之義取象於門非以為門也卯從二戶相合之形為日入物收之義取象於牖非以為牖也樵言

可盡從乎

震澤長語

史記歷書甲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言萬物生軋軋也丙言陽道著明丁言萬物之丁壯也庚言陰氣庚萬物辛言萬物之辛生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子者滋也萬物滋於下也丑者紐也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

也寅言萬物始生蟪然也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辰言萬物之蜺也巳言陽氣之巳盡也午者陰陽交故曰午未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言陰用事申賊萬物酉者萬物之老也戌者萬物盡滅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右十辰十二日取義似勝樵說然陸深謂漢儒此解蓋依月令而附會之若推之歲辰又推之日辰則窒矣

周伯琦云未象木重枝葉之形

星經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年用歲陽歲陰名按溫公通鑑用攝提格閏逢之名本此

爾雅有歲陽歲名又有月陽月名然則支干果不紀年月也此亦一驗

戊音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惟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為矣音其它引二十八宿謂柳為注畢為濁

昂為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為定星也容齋三筆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散亡故諸儒不知字學惟徐鉉徐鍇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鍇為說文系傳恕先

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大宋朝

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筆記

楊修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為恠人筆記

楊用脩曰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

記諱趙談為趙周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以莊與嚴古同

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莊子旦而屬之大夫林膚齋曰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亦大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夫夫

夫與大同見文鑑

詔敕敕字從束從文今從力旁便於行草乃又變束為來說文玉篇廣韻勅字並音賚惟集韻來字韻中有勅

字又於敕字韻內收注曰相承用作勅字言相承用則

原非本字

次飛博物志作非戴埴曰隸釋載藁長蔡君頌曰飛陶唐其孰能若是飛字古字未嘗拘

朱翌云曲江周府君碑府君後漢人江字皆作紅古字簡多借用故以紅為江酈元不曉其音載曲江縣乃云昔號曲紅又云曲山名以地勢攷之武谿自北來自西入海古郡城在其上眎江水正曲何名為山哉余攷紅字不但借作江亦借作功史記女功亦曰女紅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字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

秦誓雖則員然古文困學紀聞

宋人有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語林

宗尊二字通用古有尊盧氏是為宗盧賈逵以宗盟為尊盟穀梁以伯宗為伯尊

曷盍二字通用故曷且作盍且渴本從盍竭竭一從盍盪盪盍一皆從葛

宋景文曰李陽水深于篆隸而名作冰音疑故叅政王公堯臣但讀陽疑然陽疑無篆惟陽冰有不治之語又

周大臣王朴朴平豆反而自謂樸說文朴無樸音李衍
曰集韻一書乃景文與諸公譔定者去聲既出朴字蒲
候切入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無樸音何也
景文曰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為寅卯之卯北本別字後
借為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為昧訓北
曰北猶別也李衍曰卯乃古卿字又音壅

漢司隸楊厥碑選通石門選字洪适亦不識為何字按
卽鑿字也鑿省作選又作選者以乙代乙如匝作迺
作迺匝作通陋作陋謂之隸變古有此例干祿字書可
致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得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

人書柱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作選危言

吾子衍謂宋儒不識顧眇字皆讀為美目眇兮之盼又
不識盼字而寫使民盼盼然之盼又不識此盼字而讀
為盼今詳之從丐者音湏從分者音攀去聲從兮者音異
何子容曰朱子語錄張以道曰眇庭柯以怡顏眇讀如
俛讀作湏者非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
也趙岐注餽取也郭璞方言音忝謂取物也其字從金
亦作奴兼切玉篇食部有餽字注曰達兼切古甜字玉
篇廣韻曰餽他點切取也其文與孟子合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唐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群李善乃注孟為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為孟言蜀語謂孟為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第以為已識此義。又為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啗我。王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曾之寶刀曰孟勞不詳。

其義三筆

騫騫字義

騫騫二字音義訓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禮部韻略列於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為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則于掀飛之訓為得此字殆廢于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鵬騫傳非其人。恐非騫之類。惟韓公和侯協律詠筍。

一聯云得時方張五挾勢欲騫騫乃為得之故小學瑣瑣充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五筆

介

秦誓若有一介臣太學作个臣明堂左个右个之个作

介為是

餘冬序錄

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乃个字

蓋丁與丁相似誤傳寫也

餘冬序錄

丁

符堅享群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曲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獻

遂擢上第唐張弘靖節度盧龍叅佐常雍輩詬責將士

曰天下無事尔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啣之後遂

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涯字

涵沫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叙傳也三字皆仄一字是

平不免以涯字為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微魚

奇反針三佳反九麻牛加反按韻畧及廣韻注皆云水

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問東萊先生云初未領

畧容檢詳如何後於錢塘見陳給事良傳仍以涯字三韻

通用扣之即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

亦是難事至如誤出早鷲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

勝晒哉

螢雪
禁取說

漢藝文志司馬遷從安國問奇字故遷書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洪景廬曰六經用字固間有
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前賢以此書出於劉歆歆
嘗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灋柄為枋
邪為衰羨為媿拜為攢恠為傀暴為覘獨為籍風為觀
鮮為鱣槁為薨魚為斂吹為歛陟為械暗為籥折為櫟
探為禪駭為駭幸為棹掬為輦幕為慎藻為藻叩為斂
艱為難魅為魁與夫廝曠胖繡齎舐副醜桌齏落醜豐
粟棘之類皆它經鮮用若考工記所載則又不可勝錄
也

說文皋从白从夆禮祝曰皋訶曰奏皋皋同東觀漢記
馬援上書云成臯縣令印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
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
符印所以為信也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見本傳○焦
弱侯曰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况香奩家
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兕之字私志
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罰古從刀謂持刀詈人元命包改從寸寸法也

佩鱗

集

對古從口漢文以言多非誠乃去口從士

疊古從三日楊雄言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宜新室以三

日太盛改三田鄭樵曰疊與豐同意從宜祭器也從晶

象積肉之形

豚呼闕切頑也劉夢得詩杯前膽不豚趙勰詩吞船酒

膽豚豚字禮部韻唐韻竝無集韻在山字內

穀兩之兩當讀作去聲芒種之種當讀作上聲蓋自兩

水後土膏脉動可以播種兩其穀於水也詩云雨我公

田是也芒種種之有芒者即今之麥也孟子曰五穀者

種之美是也

古字愈變愈遠後遂至有不可識者義熙十一年霍山

崩出銅鐘六枚上有科斗書人莫能識見何法盛晉中

興書吳時江水中得鐘有百餘字募求讀者竟無人曉

見志林

隨說文從也从辵安步也與惰音義不同隋从左从肉

裂肉也隨音旬為切惰音徒卧切楊堅本封於隨後有

天下以周齊之間奔走不寧去廷為惰其音則去隨從

沈急惰其義則捨安步而就裂肉也豈非凶終之兆

乎後世因以隋為隨音不思隋字从左月與墮音相近

即從斫剝之剝也宣德中王驥征麓川有土酋三人來

降承制授為隴川三宣撫官三酋乞賜姓驥曰汝三人
怕刀剝來降卽以怕刀剝為汝三酋姓其後三酋皆慕
向華風讀書識字私改其姓怕改怕刀改刀剝改隋又
有中國游商教之曰隋為裂肉不祥之名也又改為多
是隋之音為徒卧切夷人亦知之世人有呼隋煬帝之
隋作剝者人或笑之不知乃是本音而舉世盡訛者將
千年矣升
形影之影舊作景葛稚川加多於右軍陣之陣舊作陳
王逸少去東作車丘丘之山三倉合而為趾音章貢之
水後人合而為顛音

鄭樵通志畧篆書龜楷作龜龍子有角曰龜無角曰虬

西域有龜茲國漢隸有侏龜碑皆此字今皆作龜非闡
字亦从龜今从龜亦非○龜即秋字亦當從龜

隸

姚令威曰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陰大夫臣韓毅
隸書蓋今楷字也庾堅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
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
以前皆謂楷字為隸歐公集古錄漢以八分為隸書也
扶風縣夫子廟碑作者唐大曆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
浩碑尚在扶風縣今傳為皮日休誤矣廣明與大曆相

去殊遠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動仍多古字地作
墜三作式道作衙子作塙光作允唐作駮天作死善作
善遊作逕曹作曹

倉頡八字

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
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
不傳故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羅莘曰詳攷
二句乃寇謙所纂黑帝安和國主禁文謂為倉頡石刻
吾不信也

苗茨之碑

禁林南百石碑魏明帝立題曰苗茨之碑高祖作苗茨
堂永安中莊帝射於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衍
之曰以藁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楊衍之
如藍記

廬山紫霄峰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字大如掌有
好事者繩而下摹得百餘字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漾
予乃權六字可識云志一統

李豫亨曰予嘗登廬山見大禹碑文其碑乃石壁數
十丈鐫字如今刻刻後字跡尚多皆漫滅不知刻自何
人乃科斗書應是三代時人刻也後人勦字後之漫滅
處刻曰右帝禹刻實非全文也今見有楊升庵諸公譯

文大都依約其字文耳恐非實見大禹周流天下鑿龍門疏砥柱無刻而獸刻之岳麓何哉

臯字祖龍以與皇字相肖以四下非代之駟字宋明帝忌與禍字相類以馬旁作瓜代之或泯或昏皆從民字唐太宗欲避其諱石經皆以氏字代之河字經史不載而兗州圖經曰魯國河水斲字群書所無而釋文首序曰吳興大斲斲字古今不錄而申州襍記曰斲乃川名斲字偏旁不著而登真隱訣曰有飢飯方

河朔謂毛曰無見漢注巴蜀譚北曰卜見佩觿下馬為蝦蟆見兩京記琵琶為鼙婆見搜神記班史龜茲音丘音屈沮審食其音異基趙合反其音食其龜音丘上恐亦當從草

地固以土言張顯作古今訓有地乃土乙力之文畛固以田論埤蒼有畛則爾有田之說吳本郡國之號

本志有口在天上之語酉本十二支之名詩說有二在天下之論中興書以舟在二間為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尚書考異王乘馬上開元文字子在母懷

髻莫交切髮覆眉也北齊禮服志八品女官偏髻髻玉篇無此字佛經往往有之而誤以為髻字執林伐山

嬰蘭論衡云籍孺韓嫣形嬰骨蘭皮媚色稱嬰與麗同

蘭與好同從蘭省從女蘭取其聲更兼香也

枕林 伐山

箕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

尺箕箕取魚具也酉陽雜俎晉時錢塘有人作箕年收

魚億計號為萬尺箕按箕字從洪石梁絕水曰洪射洪

呂梁洪是也洪從竹為箕蓋以竹為魚梁此字唐韻不

收枕林 伐山

龔字五篇不載齒怯也音楚去聲今京師語謂怯皆曰

龔不獨齒怯也魯茶山和曾宏父餉棋詩云莫向君家

樊素口瓠犀微龔遠山顰

今人稱姓楊人為木易案楊氏姓文左从才非從木右

從易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亦陽字耳今人

書鄱陽有省文為番易者蓋知此意僕觀真誥其間有

為姓楊人作離合詩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

書為易木加易即楊字也乃知以木易為楊姓其誤久

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野客 叢書姓敬者改為文為苟與

此同誤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十二月晦雷徐廣註曰一作晝又

作圖未詳墨談云疑雷雷字之誤十二月晦日而雷紀

異也此說固是但不知雷字古文非誤也惜徐廣亦不

識耳近時所刻古字便覽較亦廣矣然止得雷雷雷雷

五字又未有前字也七修

吹咀本草序例上吹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令

均故字從口謂此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吹咀吹者

之調和也其文亦易曉臣禹錫等看詳吹咀即上文細

切之義與唐註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文謂有含

味之意亦非此蓋又不與韓文含英咀華同也七修

梁崔祖思政事疏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鮫

幃三齊苾席五盞盤桃花米飯苾席不知何物字書亦

無苾字用修

羊又音千羊綿草盛貌頭作草羊即羊字亦象羊之角也

之秦姓羊作也音不作千音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旗左

傳龍尾伏辰取貌之旂然則此旂當為芹音周人語轉

亦如關中以中為蒸虫為塵丹青之青為萋也五方語

異閩以高為歌荆楚以南為難刑為斤昔閩士作清明

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架高會攷官同里遂中選

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旋添反讀添為

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字諱

也劉貢父詩話

良卯六碎編

卷之十二

九

一字則兩用矣。古人制字未可執一視也。

刊字

升庵曰：說文刊音丘寒切，剡也。削也。劉歆答楊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誤作刻，梓之用是乃削除，非梓行也。此誤。雖大方之家亦然。唐肅亦國初文士，送人從軍詩云：碑因紀績刊，謬語可笑。各處鄉試序多云：刊其文之佳者若干篇，讀者亦不之怪。學之不講一至此乎。○愚謂：刊字亦可用，刊其字外之餘木而後字成，故刻字而謂之刊，猶遷官而謂之除也。又考：**記魯之削除為良**，王伯厚云：

高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

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

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顏氏家訓

蒼頡篇有痛下痛交切聲也字，訓詁云：痛而諄也。諄人音羽罪

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

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顏氏家訓

楊子法言：魯仲連，錫而不削，藺相如，削而不錫。注：錫古

蕩字，削古制字。考五篇，削多九切，齊也。古文制作，削從

上從巾，又錫字，五篇不載。

悖音與佛字同梁武帝改為倍音後世經史循之非也

路史發
揮註

簡策字竹下施束反末代隸書似祀宋之宋亦有竹

下遂為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

春秋禮音遂以策為宜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張揖云

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而皇甫

謚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

慮字從虎音宓字從冥音下俱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

慮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第

子慮子賤為單父宰即慮羲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

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

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

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符堅宴群臣賦詩姜平子詩

內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之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

足以獻也堅悅焦弱侯云莊子曰丁子有尾若直不曲

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上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

者焦氏按丁字何子容作也焦弱侯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錄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又誰

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

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古有此音非二

字也宋史崔偓佺對真宗云刀下用音權兩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之說偓佺以字學名於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事為之立傳亦有矣焦氏筆乘

吳正道東隅人明六書許慎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吳文正公澄問曰模楷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曰何以取木為義曰昔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餘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若正與直可為法則况在周孔之冢乎問曰出何書曰出淮南王草木譜又問禽獸二字曰

禽即獸也曰兩翼為禽四足為獸何以言即曰禮不云乎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澄大驚見于

越志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蕞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各嗇村陋之狀出今諺

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
以鄙是也升庵

荆公字說波乃水之皮東坡曰然則滑乃水之骨

東坡問荆公曰丞相摘微窅劣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
每牽附學者承風不勝其鑿姑以犇羸二字言之牛之
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

何也公無以答

岳柯
程史

雲笈七籤解智慧云智者日中之星也慧者宜以生

為急也故慧字有兩生并而共乘一急之象其穿鑿

此

馬鳩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
有何可笑荆公嘗曰鳩字以九以鳥亦有徵據不東坡
曰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不是九箇

亥辰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月
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
陳后山云金陵喜解字以同田為富分貝為貧鄭震讀
書愚見

旦百

日出上為旦日入一下為百百古昏字也一地也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
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
為酒禾入於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
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通指

河休公羊註以手通指曰揖指意也與旨同謂揖以敬
人以指通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曠曠與瞬同史云願
指氣使亦是以願通指也陸佃易交觀我朶願注云以
願通指曰朶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
躡

崔氏曰止戈為武武非从止凡誑芷齒耻之類从止武
从戈从止从戈以見義从止以見聲古文歌舞之舞作
𠄎振撫之撫作攸廊廡之廡作廡於古竝从止於今竝
从無而無於篆文亦从止則武之从止又何疑焉若曰
武欲見止戈則古之武有作戍者又有作戠者戍之前
垂象執戈揚盾之義戠之从習有習用干戈之義及戍
為戍已之戍戠為襲敵之襲則戎事之武專用武也若
曰武有止戈之義又何必曰偃武乎止之與止易得相
紊在氏所見止之說也武於六書為諧聲武戈類也武
之从止亦猶戰之从單善戠之从琴戠之从耳

牙十四
之从癸皆聲之諧也禮記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置
姐之類从且徂祖之類从且音祖無且義又曰荆者柵
也若荆之从井而有柵之義則荆也阱也耕也亦可曰
荆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畝勞伏切而有福之義
則輻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若曰角觸也商章也秋
之為擊春之為蠢皆此類也凡此類是皆不識諧聲鄭樵

通志

左氏曰反正為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音征象其形
焉正音征以受矢之以藏矢是相反也反正為乏其義在
此或曰反正為丐音正藏矢短牆也正以受矢所以敵矢

又相反也此亦反正為乏之義邪正之正無所象故正
用侯正之正邪用琅邪之邪並協音而借是為假借之

書也鄭樵六書畧

郭相奎云韻會注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
巳也今俗以有鈎挑者為終巳字無鈎挑者為辰巳字
是蓋未知義也按史記巳者言陽氣巳盡也釋名云巳
巳也是辰巳字不特書作巳古亦讀如巳矣之巳也余
按玉篇十日巳部巳居喜切身也太歲在己曰屠維十
二辰巳部巳餘里切嗣也起也又代音切退也止也此
也弃也畢也又訖也是巳時之巳與巳矣之巳同與巳

身之已不同不同者在上方處接與不接耳又按郭氏
佩觿已居里翻身也已羊止翻已詳里翻辰名則是已
為已身之己已為已矣之已已為辰已之已與已又以
鈞之有無為別筆之以為治小學者考焉○汜範范俱
从已音同凡亦與已已已相類

杓音進凡織前綬以杓梳系使不亂也出埤倉見唐韻
近世張定叟所云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非此杓字

也癸辛
襍識

治亂之亂當作亂從音
從乙即段切治也治之也煩敲之敲

當作敲從音
從支音同前煩也並見說文乙部支部癸辛
襍識

沈約傳曰約撰四聲譜以謂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誤
而獨得於宵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陸德明言論聲韻
曰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上聲為入梁
益則平聲似去故有卽音切而知字之義如之乎切為
諸而已切為耳如是切為爾何不切為蓋不可切為叵
至於閭里鄙語亦有以音切為呼者突鸞為團屈陸為
曲鶻崙為渾鶻盧為壺忒煞為大咳洛為殼凡此非有
師學授之也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約所謂入神殆此類

椰學
椰林

筆記孫炎作反語切本出於俚俗謂就為鯽溜盧全詩

不鯽溜鈍漢精曰鯽令孔曰窟籠又唾王集俗語切脚
字勃籠蓬字勃蘭盤字突洛鐸字窟陀窠字

角字卽什典所謂二合字也

李涪曰切韻始於後魏校書令李焘撰聲韻十卷游夏
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載至陸法
言採諸家纂述而為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
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
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舍四聲則乘氣多碍自爾
以後乃為切要之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為去

上聲為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為兩韻且國家誠未得術
又於聲律求人一何垂濶然有司以一詩一賦而定臧
否言非本音韻非中律於此考覈以定去留以是法言
之為行於當代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為切以
董勇非韻以董動為切去聲以送鍾非韻以送衆為切
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為切又怨恨之恨則在去聲
恨戾之恨則在上聲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
在去聲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皓白
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又以忍字若字皆
去聲令士君子於上聲呼恨去聲呼忍得不為有知之

所笑乎又舊書曰嘉謨嘉猷法言曰嘉子嘉猷詩曰載
沉載浮法言曰載沉載浮伏予夫吳民之言如病瘖風
而噤每啓其口則語淚嗚咽隨聲下筆竟不自悟凡中
華音切莫過中都蓋居天地之中秉氣特正予嘗以其
音證之必大哂而異焉且國風杖杜篇云有杖其杜其
葉漘漘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又雅大東篇
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則不切
聲律足為驗矣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詩頌以聲韻
流靡貴其易熟人口能遵古韻足以詠歌如法言之非
疑其恠矣予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重輕以符古

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刑訣

說文林之水切南方謂水為林焜許尾切吳楚間謂火
為焜而音秘一百為而廿音入二十為廿世先令反三
十為世世先入切四十為世退之孔戔志銘孔氏世八
吾見其孫白而長身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
今刊書者改作三十八非始皇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
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也宜從世八為是

宋張有以小篆名世嘗言心字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
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華少董妙于鼎篆其論
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画一坎卦耳春渚紀聞

長沙縣志卷之三十一 文之三十一 三十一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
 定音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爭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
 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賈朝請音才切皆作請屈請爛腕
 奪音皆作脫太守音作作守周身之防去聲為防廷尉評去聲為
 評中聲興為中興若此甚衆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為大音徒帶

舟拖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

之雅古以車音居為車音唱遮漢以來乃言車音居俗語則曰

車音唱遮則又今語為雅此類比家訓也按詩北風莫赤匪

則古韻原

益之為翳契之為高鼻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此古

之通用也陶之為繇垂之為僂鯨之為鮫虺之為備紂

之為受此古字之通用也不特此也龍可作寵用毛詩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是也陳可作陣用語語哀公問陳

是也車亦可作陣用王羲之小學獨阜旁作車之類是

也景可作影用周禮土圭測景是也理可作里用左昭

公行理之命釋以為行里是也耐可作能用漢碑柔遠

耐邇之類是也是可作視用荀子是其庭可以搏鼠是

也視可作示用漢書視其節儉是也氏可作是用漢志

如至玄孫氏為莊王是也飛可作非用前見秦可作太用

范華避家諱以泰作太如郭泰為郭太是也而可作如
用漢書白頭而新足也然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二而字
俱作本字訓更有意義用修嘗
言之如亦可作而用春秋星隕如雨是也適可作巡用
漢書平當遂適有耻是也秉可作柄用漢書周亞夫持
國秉是也牙可作衙用孔氏襍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
有門旗後遂以牙為衙宋世良牙門虛寂是也棊可作
匪用書棊彙漢書註與匪同是也諒亦可作良用毛詩
易直子諒韓詩作易直慈良是也假亦可作何用毛詩
假以溢我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為假是也太
亦可作世用朱子言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

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是也已上世字雖不盡通用然
亦有用之者

金大定中改葬兩燕王墓其東墓之樞題其和曰燕靈
王舊古樞字通用也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兩人也市乃古黻字漢時未
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廛之
字故疑福為別名也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
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近以
此攷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癸辛雜識王克仁居越所居嘗燬於火鄉人呼為王火
燒同時有黃瑰者亦越人嘗為評事忽遭臺評云積惡
以遭天譴至於獨焚其家鄉人有黃火燒之號蓋誤以
王為黃耳邸報既行而評事之隣有李應麟者為維揚
幕一見大驚亟告假而歸制使李應山憐之饋以官楮
二萬及歸則家無患乃知為誤耳蓋黃無辜而受王之
禍而李無望而得二萬之獲殊可矣

宋公序言金日磾日字不音彌畢切只是如字別無借
音又言解體音右買反司馬溫公讀作古隘切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環能魯直謂能乃三足鱉也言

僧似鱉耳雖似戲語然能有二音皆通不必指能是鱉
也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久次才
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時權富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
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遣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
茂材注云能乃來切○能又音台漢書三台作能

土窪曰凹土高曰凸古之象形字也周伯溫乃曰凹當
作坳凸當作垤俗作凸凹非是反以古字為俗字也東
方朔神異經云大荒石湖千里無凸凹平滿無高下畫
記云張僧繇畫一乘寺壁望如凹凸近視則平名曰凹
凸花俗呼一乘寺為凹凸寺云江淹青苔賦云悲凹險

今惟流水為馳驚高僧傳云谷之應音語雄而響厲鏡
之鑿像形曲而影凹字皆名人文士所用其來憂矣豈
至伯溫始貶為俗字乎冊銘
鰥寡之鰥禮記作矜哀矜之矜漢于定國傳作鰥二字
可通聲而互用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幾李正文
謂嘉誤從木旁始誤後學然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
望之傳明主躬萬機皆用此機字又西漢文字率多借
用如言共行天罰為龔行懋遷有無為楸遷方命圯族
為放命此類甚多野客叢書

華山廟碑以中宗為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為仲泥人謂
廟號而假借他字不恭以夫子為仲泥則狎侮之罪大
于子雲之準易王楙曰漢人作字有省筆者有增筆者
如爵作尉鶴作雀之類省筆也春作眷秋作穉之類增
筆也且莫尊于天地書天地為兀墜昊蒼為浩倉此皆
當時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恠也野客叢書
退朝錄云宋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怨之衆癘非
可通勉勵之意疑誤此所謂借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為
癘處甚多如衡方碑曰砥仁癘羨帝堯碑曰癘我以仁

是也

野客叢書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惟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只多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行端歛二石檀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燭燭不至跋之類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鎿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麵字周禮所謂麴只如今之炒麥至王莽斯有啖麵及鰕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茶苦即是也見于爾雅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

中無鼓字至宋玉九辨大苦鹹酸注大苦鼓也又史記

貨殖傳鹽鼓千荅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鼓號鼓

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醃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

有此字 學齋
佔俾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思六經中無

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糕字虛負人

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飧鄭箋今之

養饅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楊雄方言亦有此字

茗溪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饅字惟崔德符和呂

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語茲豈古人詩未用饅耶 野
客

卷之十三
三

珠牙十百絲
叢書○倪維云劉夢得宋人再考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
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
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條
傳三歲獻其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
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

一字又見于周禮注矣

野客叢書

芻

古沽

芻

音仍

芻

音仍

芻

音仍

芻

音仍

芻

音仍

曰意為芻即是餒倦之餒耳要用字苑云餒音九偽反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

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劒之刀亦是劓字不知蔣氏
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劓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為
輶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
張簡憲見教呼為嚶羹之嚶自爾便傳承之亦不知所
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
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輶輶語蓋無所不
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沓顧雖博
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
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顏氏

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陽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氏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呪兩則，兩應。呪龍則龍見，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震澤長語

創字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濤 苒 苒 苒 苒 苒 苒 苒 苒苒苒苒苒苒苒苒。武后命宗秦客改十二字行之制，以

名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于時，乃以追來為歸，巧言為辨。小兒為醜，神蟲為蠶。如斯其衆。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更生為甦。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感于同文之盛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攷之，但有塗牽，愚生

文也。缶作正，亦有作缶者。授作甃，亦有作穉。穉者國作
囿，亦有作因者。地字籀文，亦有作坫者。星字，崔希俗纂
古而作壘，又非武后所制，可知。或武后當時所書，人自
不考，遂以謂其創也。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偽字最多。如巧言為辨，文子為學
之比。隋有柳詵傳，乃晉之訛，以玃易巧矣。佛書辨字多
作訛，世人不復辨詰。筆記

訛字

郎瑛云：嘗聞吳人劉大參，素號博學，有斲工，問準音字，
公隨口以木郊為準，吞之。坐客以指畫几曰：柳字也。哄

然一笑。吾杭先輩夏大卿僚友，問以余音吞字，公戲以

水傍加去字是也。其友認以為真，後思其欺已也，遽曰：

少年見有大乘妙象蓮花經，亦同哄然。至今傳為笑柄。

今按海篇直音準字，下註剡木入竅，曰準，甚為明白。而

字林撮要又曰：人在水上為余，人在水下為溺，似皆有

證也。然予考之說文韻會等書，俱無二字，恐乃有音無

文者也。雖有證，或亦俗書耳。七修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與夏字相類，少

一發筆，下作义，行人遂訛呼為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

王之賜，葬也。王堂漫筆按大政纂要昭代典，則鎮遠侯

惟甦字有書者餘皆不行

古字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間為閑

後人以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龜鼉從龜奪奮從雀席中

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

谿巫混經旁臯分澤外獵化為獠音葛獸名寵變成寵寵即動反

孔也從穴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筆記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處以與為与凡章奏

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

重釋礼字云古文處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與字

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為正容齋隨筆

張長史釋榻為蕪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

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

曰其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竒妙貴為篋笥之珍耳

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君愛書兼有著述

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

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鷲字近日韓宗儒性饗

養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

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譔紛冗宗儒繼

次作東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

日斷屠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闕文徒
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自乖其
數書殘武磴頌亂湯齊烏爲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
邑爲雒減漢東之國爲隋避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
因去口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性絕定文於六穗之
禾訓同於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爲宗丁尾亂真鈞
須失實書六書肖而既謬國名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
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初初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
鉞鎖定銀鑄之名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爲來

措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
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爲三刀
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斌定經之名誤合
之爲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
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梁父十
十二家名雖俱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誤存舟二
間之爲航安識門五日之爲閏

通春傳中

琅邪代醉編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二終

三三三

